

# 盛世修典

□胡 平

近两年常参加国家出版机构组织的一些出版扶持项目的评选活动,故而了解到目前图书出版方面一些重要工程的状况,总的感觉是兴奋。国家强大了,终于有相当财力投入文化建设和文化产品的对外译介了,这是一个令人心感的历史进步。盛世修典,从“典”的繁荣,恰可看到“世”的昌盛。

《龙江当代文学大系》就是在这—背景下诞生的文学典籍之—。作为“黑龙—”规模达11生卷78000页，仅仅收录黑龙江—省1946年至2005年创作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戏剧、曲艺等方面的作品，可见其“专”。无疑，它不会成为畅销书，即便专业学者作家中，出资购买它的人也不会太多，出版上无钱可赚。但是，我想说的是，从它的问世，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的发达。当年，《四库全书》也不过抄了7部，不曾获利—文，束之高阁，却象征了—个朝代的鼎盛。当然，《四库全书》也有问题，譬如就不肯收录戏剧和章回小说，这个缺憾，在今日各类文学“大系”中，是弥补了的。

中国当代文学是忽略各行业文学的融合,谈到一国的文学,他忽略了省际,这使得人们容易轻视省份文学典籍的价值。而实际上,地理和人文环境对于区域文学的影响是重大的,更何况,中国各个省份的疆域,均已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其文学特色更易形成。研究这种特色,无论如何是发展区域文学优势的必经之路。不仅中国文学要有其特色,各地文学都应有其特色,文学才能繁荣。关于黑龙江文学的质地,冯毓云罗振亚在《大系》导言中已有很精到的论述,我这里还想说,从最浅显的层次看,黑龙江的自然环境、居民性格和语言方式也足以构成那里文学成长的特殊面貌。

在《暴风骤雨》《林海雪原》《这是一片神

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额尔古纳河右岸》《赵一曼女士》等文学名篇中，我们领略了那片黑土地上银装素裹、深山密林、千里无垠、风啸雪卷的气势磅礴的壮观奇观。这是一片与江南水乡截然不同的自然风貌，成为文学作品中的环境背景时，背景下产生的人物和故事也会不同。

黑龙江人的性格,被描绘为具有粗犷豪放的气质,质朴率真的品性,热情大方的特质,包容海涵的气度和风趣机敏的智慧,当然,也会有其弱点。这里的性格被称为文化性格,自有一定的文化历史渊源,它们构成了中国文学作品人物塑造的生动类型。没有东北人形象的当代文学,会失色不少。

黑龙语言的言极富文学性，它接近普通话，平晓易懂；语言部底甚深厚，多数从字面上能解其意；许多谚语、俗语、歇后语内涵丰富，充满人生智慧。而东北语言的幽默诙谐，在全国或首屈一指，这使黑龙人的曲艺戏曲格外生动。在著名的“二人转”创作中，就产生过《王二姐思夫》，以及后来的《三只鸡》《二上山》《五分钱》等名作。小品方面，如果提到《招招》《超生活击队》《打扑克》等作品，恐怕也是家喻户晓。

正因为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黑龙江文学是很值得出版大系和加以系统研究的,各省实在都有编辑文学大系的必要。

黑龙江曾被称为“北大荒”，荒，字容易给人留下文学造孽产荒的印象，但通过“大系”我们可以了解，这块土地上，大约五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迹象，至金代其文化建设已“粗具规模”，“大系”的功绩之一便是搜集了大量历史久远的民间文学杰作，如《秃尾巴老李》《伊玛堪》《康苏尼》《女萨满诗》《少郎和岱夫》等。它们虽然不属于当代文学，但编辑进来却是很必要的，因为它们确证了黑龙江文学的根，说明黑龙江文学不仅是移民文学，也是土著文学。

“大系”不是文学史,却是文学史坚实的基础。中国当代文学需要逐步经典化,“大系”本身已经做了经典化的初步尝试,相当于评奖的初评。

## 黑龙江报告文学的独特贡献

雷 达

面对浩浩 11 卷《龙江当代文学大系》，我挑选了“报告文学卷”进行研读。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不少震撼过我的心灵的作品。虽然黑龙江在小说和诗歌等领域同样有突出成就，但在我的学生时代、青年时代以至新时期以来，黑龙江一些报告文学名篇确乎一直存留在记忆深处。我想重温它们。这也许是一种怀旧心理吧。我注意到，这个选本是，以是否写黑龙江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为其选择范围的，于是包括了本土作家和异地作家的作品；如今这么多多好作品集结起来，比印象中的丰富还要更丰富。可以说，这个选本阵容壮观，琳琅满目，大作联袂而来，有令人目不暇接之感。

我始终认为，对报告文学来说，“怎么写”至关重要，因为它主要还是一种选择的艺术，有点接近摄影艺术；而对小说来说，“怎么写”就更加要紧，因为它要创造一个真实世界之上的虚构的和想象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对报告文学的创作而言，它所面对的真实世界的广阔与丰富程度便是第一位的；要看这里是不是有大事件大人物云集，是不是有可观的历史价值、新闻价值和文献价值，是不是有惊心动魄的瞬间或传奇色彩的人物，这里有没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积淀，都是很关键的，需要作者的慧眼去认识和发掘。当然，也不可一概而论，小人物小事件也照样可以写出深刻的意味，但是，毕竟题材原型本身意义的大小对于选择具有决定意义。只要一看就会发现，黑龙江是在一个报告文学创作的富矿；抗联的血战史，早期铁路工人的血泪史，重工业基地的建设史，黑土地北大荒的开垦史，大庆精神大庆人的豪气干云，“东方莫斯科”哈尔滨的风雨沧桑，哪一个方面不是包含着可歌可泣的故事呢。

我之所以认为黑龙江的报告文学对全国的创作有其独特贡献,是因为在一些重要的历史时刻和文学时期,黑龙江都捧出了具有全国影响的、并成为那个时期标志性的作品。在“十七年文学”时期,报告文学虽有过一二次短暂的兴盛,但总体上佳作

## 的独特贡献

□雷 达

品不是太多,这一文体还没有十分成熟,它与特写、通讯、速写、纪实散文的关系也比较模糊,只强调发挥“轻骑兵”的作用。可就是那时,像《三十六棚——哈尔滨车辆工厂》写沙俄侵略和压榨下的黑龙江铁路工人悲壮的抗争,以及解放后翻身做主人的巨大喜悦,使之成为写厂史中史料丰富的颇为突出的代表性作品。另一篇借助散文笔法写成的《雁窝岛》,生动有趣地描绘了北大荒的拓荒史,写转业官兵、早期知青如何共同开发北大荒的艰苦卓绝、乐观豪迈。我至今还记得若干动人细节。

当然，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还是刘白羽的《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莫白、范荣康的《大庆精神大庆人》，以及延伸到新时期之初的《钢铁的》《铁亿人》，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孙宝文、卢泽洲的《铁人传》。这些代表性文本的精神基调及其影响力早已超出了报告文学领域，而是全面的、深远的。刘白羽笔下的理想主义和大力抒情；魏钢钨及他人笔下的大庆精神——为祖国扬眉吐气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无畏、艰苦奋斗的自力更生精神；特别是对铁人王进喜的有力刻画，塑造出了一个无比忠诚、无比顽强，目光远大、胸怀四海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的典型形象，这是历史所不能忘记的，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仍然閃放着光辉。

进入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进入了它空前  
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  
整个80年代,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报告文学  
真正诞生了,成熟了,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  
的文体特征和专业队伍,创作出了大批振  
发聩、激扬人心的优秀之作。当时,我曾在拙  
作《报告文学的勃兴与嬗变》中对此有过描  
述。所谓报告文学的成熟和独立,主要指创  
作有强烈的时代感、同步性、敏锐性;创作具

有独立思考精神,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指它对依附性的摆脱,它有了自己的专业队伍;创作的题材无比广阔,无所不包,作者有选择的自由;创作风格样式手法的多样化,汲取多种文学营养丰富了自己,比如政论式、全景式、散文式、系列化、日记体都出现了。这个时期对报告文学来说,不亚于一场文学的革命。我认为,这个时期有两部作品带有突破性,一部是《人妖之间》,另一部是程树榛的《励精图治》,一个是批判性的,一个是讴歌性的,但都不可或缺。《人妖之间》无疑是一部极重要的作品,它以轰动一时的王守信贪污受贿案为中心,通过对王守信建立的“黑暗王国”的揭露,通过对极左路线、封建残余、关系网的分析,触及了深刻的社会重大主题;而《励精图治》一经发表即轰动全国,其主人公官本几乎与《乔厂长上记》中的乔光朴齐名,同为风云一时之人物。正如编者所言,这部书写“共和国工业的顶梁柱”——齐齐哈尔重型机器厂的艰难改革历程的作品,“是黑龙江报告文学走向全国的开端,是黑龙江报告文学在那个难忘的岁月中取得的重大成就的一个标志”。这部作品的成功并非偶然,它突破了车间文学的模式,视野开阔,写出了新一代改革家大刀阔斧、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上世纪80年代是个继在开来、新人辈出的文学时代，报告文学领域也不例外。黑龙江报告文学界出了一批新人，而其中，蒋巍和贺宏图角声峥嵘，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以犀利的眼光、对“问题”的敏感、饱满的时代激情、旺盛的创造力，携带一批生机勃勃的新作品，登上了文坛。他们既是属于黑龙江本土的，又是具有全国影响的。他们合写的《大洋的此岸与彼岸》初具影响，后来，蒋巍有《在大时代的弯弓上》《人生行海道》《中国地火热》，贺宏图有《大森林的回声》《她在丛中笑》等。这两位作家，蒋巍的诗情更浓，贺宏图的理性更胜，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经受过上山下乡的磨练，对中国社会问题有长期思考，具有责任感。我之举出他们两位，并非只是肯定他们个人的创作，而是通过他们，看黑龙江乃至全国的报告文学创作，因为加入了大量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全面刷新，文学性有了很大提高。此后，在80年代末，出现了全景式报告文学思潮，与这批新人的加入是分不开的。进入90年代，全国的报告文学创作情况复杂，商品化、日常化、世俗化改变着整个文学的主题倾向，同样改变着报告文学的选材。黑龙江仍然出现了不少好作品。比如屈兴岐、张雅文、门瑞瑞、郭加显、王忠翰、孟久成、庞壮国、齐光瑞等人的作品，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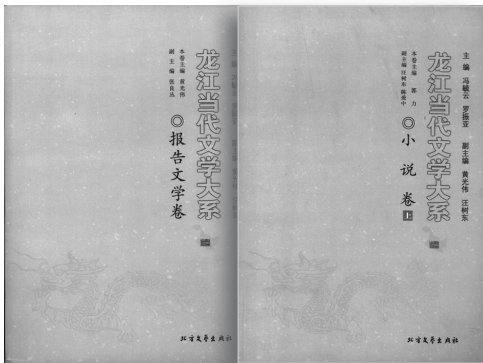
# 龙江诗歌：向远方的诗神

仍旧高

同远方的诗神是大气、粗犷、豪迈的，他们愿意把父亲作为诗歌中一个重要意象，充分彰显诗歌的阳刚特质。潘永翔如是说：“一个丰收的季节/颂词与挽歌/在父亲的目光中一天天长大”（《松花江》），父亲是个永远向远方的战士、建设者、开拓者，正如王英文所言：“那天父亲把红旗的一角/为我系在脖子上/就离城走了”（《那以后的事》），每个有志向的龙江人都或多或少地承接着父亲的性格与命运，于是，我们看到白帆这样吟诵：“我在父亲身后摆着妻子/摆着摆着把自己也摆成了父亲/后来/父亲像妻子一样被割倒了/迷茫和阳光在岁月的天空交相辉映/护送超脱的靈魂魂渡天宇”，而在70后诗人姜超那里，对父亲的言说显得更为悲壮：“每日轰鸣着掀翻土地的血脉/我的故乡就这样去了/影子摇曳的舞蹈里/首先是父亲/其次是写诗的我”（《我把故乡丢了》），父亲、故乡、诗、我，密切联系在一起，故乡不再，则父亲不再，诗情不再。

向远方的龙江人对爱情的抒发特别热烈,1980年发表于《诗刊》第一期的林子的《给他——爱情诗十首》是当代龙江爱情诗的代表,她的诗句有的堪称惊世骇俗:“所有羞涩和胆怯的诗篇/对他,都不适合/他掠夺去了我的爱情/像一个天生的主人,一把烈火!”有的则优美蕴藉:“思念,是一条悠悠的小河/时间的帆船在上面漂过/当爱的春风往心坎上吹拂/就泛起了阵阵清波……”这样的诗句在当代文学中应该说是并不罕见的。刘云开的《一只鸟》这样婉转地表达爱情:“非常非常普通的一只鸟/为爱情醉了/而这跌跌撞撞的家伙/竟栖在我的心上”;而老诗人亩欣的《问与答》则写得格外隽永:“相见在夏,相见在夏/——你是我心上的茉莉/秋日芬芳,冬日也开花”,体会起来,真有蕴藉无限的感觉。

本书开篇是方行的《我的歌》，作品以非洲土著口吻，表达对超级大国的不屑，世纪胸怀开放、意念充盈的诗情堪为主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世纪50年代以前出生的诗人的诗风，意象大多多是写实的、具象的、直接的，而60后作者，或者发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的作品，则有明显的抽象性、语义多样性。同样是写雨，1940年出生的宋歌说：“雨雾里一声春歌啊/湿漉漉的音符带雨滴/顺着歌声找人影/咋不见山村野闺女？”（《杏花雨》）而在1971年出生的王冬冬那里，雨的情调是这样的：“如果是夏夜里的叶子/响亮地叫起来/平静的池塘里也会有/江河乡的澎湃/把绯红的窗帘/挂在时间的另一端”（《夜晚有雨的脚步是必要的》）这也许是时代发展、社会变化之必然吧。而在本诗卷的最后一首——曹疏影的《海报》里，女诗人眼中所概括的“海报”命运居然是这样的：“墙皮可以容忍绿苔，却推开/不属于自己的纸角，灰尘和灰尘/在胶水的印迹里拉着手/这个城市的风把它吹得更卷”。但是，像“雪”这样的意象，在龙江诗人笔下绝对刚毅而迷人，并且绝对没有不带感情的主观于衷。“年复一年的雪花/开在平原的枝杈/让锐利的北风/为一片新生林带剪彩”（潘永翔《落雪》）；而王勇男《多雪的冬天》则直抒胸臆：“感谢母亲生我在北方/感谢北方养我在大雪小雪里/年年岁岁”。这些诗都让人看到了龙江人不同的艺术追求，看到了新时代龙江诗歌的多种可能。



## 具有拓荒意义的 学术工程

☐ 衣俊卿

白山黑水、平原林海架构的北方，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理应有大的文学家崛起。事实上，龙江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确也出现过辉煌的历史，龙江文学更是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影响深远。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部分教师，在冯毓云、罗振亚两位教授的带领下，历时5载，殚路蓝缕，适时地编选了这套大型丛书《龙江当代文学大系》。编辑《龙江当代文学大系》这项学术工程，具有填补空白的拓荒意义，在黑龙省还是第一次。丛书规模宏大，架构科学，分为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戏剧文学卷、理论与评议卷、报告文学卷、儿童文学卷、曲艺戏曲卷、翻译文学卷、影视文学卷、民间文学卷，凡十一卷，八百余万字。每卷前设有万字左右的序言，对该卷所涵盖的内容进行概述及评价。这套大系的编选，是对即将丢失、荒废的重要文学资料的及时“抢救”，更是一项重大的文化积累，为进一步繁荣龙江当代文学提供了创作和理论上的参考。

## 龙江评论谱系与学术创新的标举

□包明德

《龙江当代文学大系·理论与批评卷》共编入66篇文学评论文章和学术论文。此外,还列出300篇论文和50部专著的书目。风风雨雨60年,仁仁智智数千篇,最终凝练成这样一卷书,一卷展现黑龙江文学发展脉路、理论批评谱系与学术创新超越的书,可以想见其工作劳动之繁难,专业智识之通达,治学姿态之严谨。所以,这是可喜可贺而又可敬的。这是一本珍贵的论文资料和思想资料。

我很认同徐志伟在《本卷导言》中,对黑龙江文论的突出成果和闪光点所作的梳理和归纳。那就是,在西方文论方面,曹俊峰和张政文的康德美学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注目;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袁国兴的现代话语研究和罗振亚的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张景超的当代小说批评尤其特色。此外,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艺学方法论热潮,在90年代的黑

龙江呼唤晓声,云海里广识,激扬中鉴照,碰撞间创新。龙江文学理论界也有许多讨论,其中的代表性学者是冯骥云。而亮点之一是杨春时的“文学主体性”研究,亮点之二是吴昊英的“女性文学”研究,亮点之三是“东北作家群”研究和“地域文学”研究。

除此,冯骥云、罗振亚、杨春时、傅道彬和于元秀等优秀学者的文章,均体现出强劲有力学的理论冲击力与思想锋芒。杨春时的《论文学的文本主体性和超越性》对马克思思

这部书精选的文章,站在时代的高度,整体性地标记着黑龙江省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概貌,体现着黑龙江省各个年代理论批评的水平,代表着黑龙江省理论批评队伍的文学品位和学理追求。

读者会明显地感到,这部书的编选真是站在了了时代高度,倾力吸纳了近年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积极成果,充分发挥了文学主体的自觉性,因而使得这部书焕发着透明的文学气息,洋溢着浓厚深邃的学术理趣。无论是评论作家作品的,还是总结地方经验的,无论是讨论文学思潮的,还是进行文学研究的,都紧扣文学文本,文学主体,文学规律和文学思潮,最大限度地剔除了碍手碍脚的附加物,读起来颇感清纯流畅。

义的认识论和文艺主体的自觉性进行了雄辩的阐释,张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创精神和无限活力。他的文章告诉读者,文学活动是最自由的的精神活动,是最有独立品格和自由意志的。任何外部因素和关联,会对文学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但都不能取消或取代文艺的本质和对待人类规律。正因为文艺主体是以全面发展的人的身份来对待内心世界,因而文艺才充满了人道主义思想感情。也正因为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的冲突,才产生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复活》这样的作品、聂赫留柴夫这样的形象。

“文学人类学”,这是个模糊的命题,至今仍有讨论。但在十多年前,傅道彬在他的文章《文学人类学: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方法?》中应该说讲得够清楚了。

# 学之魂

业题材小说、历史小说，并有着丰富的文学功底。我们坚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学将是取之不尽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将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两个文学生长点的重要性，越来越认识到《讲话》以来的中国文学精神主题的重要性。之所以特别看重大庆油田文学和北大荒文学，是因为这样的革命文学传统正在被当前流行的消费文学和休闲文学所严重消解，中国文学精神有可能正在朝着令人担忧的方向转变。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生存斗争的文学是对当下的一种警示。

《龙江当代文学大系》的编选者们显然意识到这样一种文学的主题和文学思想 的进步有着必然的关系。可以说,源于民族解放斗争生活,得到《讲话》精神所确认的生存斗争的文学主题,在当时就是一种进步的文学思想,也是一种先进文化的表达。这种进步性和先进性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创新的经验与传统,推动着中国文学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总是只会在国外寻找先进的文化,以为国外才有先进文化,找来找去,进了许多误区,走了许多弯路。自己的文学不但没有多大进步,反而困难重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形成了共识——先进的文化其本质上是人民和民族创造美好新生活伟大斗争的产物,必须立足于自己国家民族的时代生活,在人民创造与进步的历史中找到先进文化,才能推动文学的进步。黑龙江文学的进步正是有了先进文化之魂。

再有,“现代性”问题在当今已具有“知识时代文化”倾向。于秀芳在《现代性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反思》一文中称,“现代性”这一概念似乎正成为可随时对接的流行话语,“不管有价无值,不管有无重要或直接关涉,言必称‘现代性’的现象几乎随处可见。最后她提出,对于“现代性”,我们不是只能被动地接受既有,我们完全有创造自己的“现代性”的自由。在对中国复杂文化结构进行全面思致与整合基础上,建构一个适合中国化文化实现的“现代性”,显然是当代甚至几代学人的大势所趋的责任和使命。

以上所引述的几篇文章的观点,不一定很精要和准确,且也不能说这些问题都不再有继续讨论的空间。值得肯定与赞赏的是这些作者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对文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自信,对民族地域文学与世界各国文学互补促、交流互动关系有着清醒而自觉的认知,还有对各种文思潮的倾力关注和积极姿态。

总的说来,《龙江当代文学大系·理论与批评卷》给人诸多的启悟和裨益,或者把对一些问题讨论提升到新起点。特别是在民族文学经验与世界视野关系方面,在文学的本质、特征和规律等问题上显得尤为突出。“文化”无论怎样推进和演化,都不意味着文学民族个性的消解或消解。积极倡导“走向世界”是发展中国文学的推力和作家的追求,是当今时代的潮流。然而,任何具有“本土性”的知识建构和文学想象,都需要通过民族性和个性的知识介质与文学依托。广开视野,积极学习是为了丰富发展自己,同时也影响他人,促进共同进步。有了自己的根脉,有了自己的经验,有了自己的话语,才谈得着激活、创新和超越。再者,文学主体自觉性和文学本质特征的彰显,才会更有效抑制某些商业性、传媒性浓烈、文学元素和人文精神缺失,随波逐流的“三俗”之类的东西,假乎文学之名以行。同时,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份自信,那就是真正的文学不会走到边缘,永远存在于人们心

我很认同徐志伟在《本卷导言》中,对黑龙江文论的突出成果和闪光点所作的梳理和归纳。那就是,在西方文论方面,曹俊峰和张政文的康德美学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注目;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袁国兴的现代话剧研究和罗振亚的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张景超的当代小说批评尤具特色。此外,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艺学方法讨论热潮,在90年代的黑龙江文艺理论界也多有讨论,其中的代表性学者是冯毓云。而亮点之一是杨春时的“文学主体性”研究,亮点之二是吴黛英的“女性文学”研究,亮点之三是“东北作家群”研究和“地域文学”研究。

除此,冯毓斌、罗振亚、杨春时、傅道彬和于元秀等优秀学者的文章,均体现出强劲有力的学理冲击力与思想锋芒。杨春时的《论文艺的充分主体性和超越性》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文艺主体的自觉性进行了雄辩的阐释,张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创精神和无限活力。他的文章告诉读者,文学活动是最自由的精神活动,是最有独立品格和自由意志的。任何外部因素和关联,会对文学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但都不能取消或取代文艺的本质和内部规律。正因为文艺主体是以全面发展的人的身份来对待人类世界,因而文艺才充满了人道主义思想感情。也正因为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的冲突,才产生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复活》这样的作品,聂赫留朵夫这样的形象。